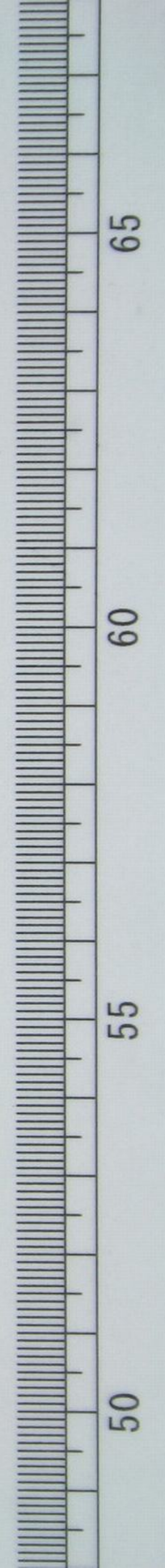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8



江淮異人錄

離騷集傳

離騷草木疏

御題唐闕史

農書

蠶書

耕織圖詩

江南餘載

五國故事

故宮遺錄

赤雅

平臺紀畧

雲仙雜記

嘉慶元年新年刊

四庫論錄十三種  
計八冊

# 龍威秘書

一集

浙江石門馬氏家藏

龍威秘書乙集叙

叢書自漢魏而下津逮翼經說郭補史未免玉石雜  
糅此外羽陵蠹簡西穴沉編自經  
聖皇披揀集四庫之大成足以服張華而走成式矣  
是為乙集

石門馬俊良嶸山識

龍威秘書二集叙

一全

大酉山房

龍威秘書二集總目

四庫論錄十三種

浙江 石門馬俊良輯男珮忞校字

分水高基叅訂

第一冊

江淮異人錄

宋吳淑

離騷集傳

錢杲之

第二冊

離騷草木疏

吳仁傑

第三冊

龍威秘書二集總目

御題唐關史

音反亦言二

唐參寥子

第四冊

農書

宋陳旉

蠶書

宋秦觀少游

耕織圖詩

闕名

第五冊

江南餘載

闕名

五國故事

闕名

故宮遺錄

蕭洵

第六冊

赤雅 上中下

明鄭露湛若

第七冊

平臺紀畧

國朝藍鼎元

第八冊

雲仙雜記

唐馮贄

龍威秘書二集

龍威秘書二集

第一冊目錄

江淮異人錄

離騷集傳

宋吳淑

錢杲之

龍威秘書二集一冊目錄



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旣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且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州尚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甚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旣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熏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翹者爲池州法掾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邇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



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其觀病痼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問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其

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面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

以金陵爲州築城掘江東至朝溝錢指城西里餘荒穢  
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  
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爲酒肆焉嘗宿於楊家中夜  
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賂我不得眠人  
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  
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  
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  
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  
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

急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

之狀錢見

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  
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爲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  
內寢焉又每爲讖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  
閒一倍楊初吳氏有江東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  
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  
耳

###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

為道士居於郡南由中師道徃事之濤時徃詣方外至  
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為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  
居是山因號為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  
奉者及師道至跪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  
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  
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  
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為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  
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為歙州當唐祚之季  
詔令不通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  
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  
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  
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  
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  
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  
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為危之師道亦無  
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  
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  
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

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饑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從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卽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旣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 于大

于大居淇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爲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于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拊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徃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

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頗渴否曰然懷中出物如茶末與之曰置此口中掬水下之如言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

###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詣艾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翁媪而已旦持一筐賣之夕而醉歸積久隣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缶土以水嚙之須臾草生及曉刈之後翁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其重及至半路漸輕如無流蕩其棺唯覺杖

江准異人錄  
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徃徃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

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聞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礮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

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全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錠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就

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且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

江滄真人金  
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祕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卽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爲余言

### 潘辰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

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頃之極飲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卽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後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辰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辰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辰曰可願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旣至辰乃出一



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閒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其姓名高尚有道時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處士許之既而圍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冢中一刀以往處士於刀邊以手抑按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言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中見其兄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

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上不知所之

### 洪州將校

鍾傅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於浙中晏至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闐委晏亦出觀之見翁嫗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衆喧呼嫗仰望慟哭翁爲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洪州艾氏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銖弟也性沖淡樂道未嘗見

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以介懷既貴盛衣服鮮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賓主爲意及去誤著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尚書張翰與銓公鎬求爲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牘達多可試謂之曰且爲揚子尉可乎公鎬亦忻然從之後爲瑞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兩人有望見雲雨之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而上極高而沒

### 江處士

欽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  
鬼所附著家人或髮髯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其  
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其縛及火至正見捉已所繫  
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  
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讎爾既告我當爲遣之令歸家  
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  
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  
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  
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不因爲鬼物

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  
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  
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  
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  
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赦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  
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  
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刑之曰至空屋棄之  
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  
上皆爲穢物所汚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

夫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其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於室

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一七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開成伍刻作府城

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

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入城去乞句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逍遙遊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

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  
移於元武湖門伍刻西南內臣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野  
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  
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發屋  
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好道家世  
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  
入道棲隱深邃人鮮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

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  
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獨  
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橋美頗思之  
允升曰方有一船橋泊岸城港今爲取之港距城十五  
里少選便還攜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其食之危嘗有姻  
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何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  
能爲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是  
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知  
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爲百歲實亦不知其年  
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  
至烈祖聞而名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  
國而杜見名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名竟不行保大中嘗  
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  
人以爲預知也後過江居於水輿景星廢觀結廬獨居  
常有虎豹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殮而徧  
體發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  
祖在宜州嘗給諸將銀甲訓所得故弊不如意形於詞  
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  
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  
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訓亦不滿  
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  
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宜州嘗賜諸將甲是夜  
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爲易

之及吾問汝果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  
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  
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鑿開訓未嘗見之一日妻  
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  
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  
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甑中蒸  
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  
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  
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董紹顏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以  
侍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亦  
皆貴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爲時名將焉  
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嘗閱衙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  
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  
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夜死於鋒刃吾事也何足言哉  
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衙  
中亦爲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刃爲亂

彥思死於難焉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換新衣坐繩床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竝塚葬之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挾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虔州少年

虔州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戍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揚州鍾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其行市中見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出豕首於袖中因曰適以無錢



而取之今當還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還取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於適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戲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此必今夕爲盜耳宜備之鍾不甚信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舉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白沙而朱瑾殺昌化城中

驚擾焉 案昌化二字疑誤

閩中處士

閩中處士張標標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行臥如死而體不冷旣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立者唐末爲閩帥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孫侃畱居閩中因家人疾請標禱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父在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廳一日坐廳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

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絰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摔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

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 糝潭漁者

吳太祖爲廬州八營都巡警至糝潭憩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公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 瞿童

瞿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歷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澧陽守

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  
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  
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柏庭因山寶願  
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觀真道柏庭志洞  
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  
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  
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既葬服勤  
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興愛惜辭  
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人市令柏庭持裝

棠柏庭必閉目處眾中洞源讓曰處眾而睡人奪汝攜  
稻庭曰非有睡也悶眾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  
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柏庭  
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  
曰尊師方在途恐畱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  
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畱柏庭山中植果藥  
踰二十日洞源來柏庭一一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祇  
於仙林尋仙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牀石  
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

旬柏庭於藝圃中得一碁子捧呈洞源曰秦人碁子洞源異之曰誰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碁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籙囊中後因閱籙開囊緘記如舊亡碁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樹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听洞源命柏庭河畔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柏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桂物呼令隨去柏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禱常所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屣草履

昇尊殿及洞源巖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爲不可柏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畱之不克卽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誓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誓脫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胡清鑄朱神靜童子陳景昕譚伯璉偕圍囑柏庭服短布衣烏繪巾逡巡卻行三移步忽然不

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  
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卽聲鐘集觀戶將遍索林莽  
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允僊信  
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薛  
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  
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潯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  
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如人郵者促步  
期及竟不能迭延陵闢茅山三十里郵人擊見徐步入  
門是日女道士蕭冷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蓋

貯素書直未及門舉一足履闕冷然問曰汝爲誰答曰  
瞿柏庭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髮髯記  
有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卽攝衣詣洞源問瞿  
柏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旣朔之旬洞源謂  
門弟子曰吾將蹈滄海爲備裝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  
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跡皆怪異  
可惑予自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迺詭詭加  
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聞之於漁人曰柏庭有同  
學陳景昕已五徒居今復爲桃源道士易名通微又改

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子得言  
忘食遂命返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  
昕前庭冠青蘿冠衣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  
足跡肅谷陳詞子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館徐徐  
問所惑景爲具辨因裂牘直紀用社後疑長慶二年五  
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  
此記乃簡輿親劄襄爲好事  
者磨去重刻惟存碑側數字

江淮異人錄終

右江淮異人錄一卷宋職方郎中潤州吳淑正儀撰  
記南唐時道流俠客術士凡二十五人與直齋書錄  
解題相符惟陳本作二卷耳淑在江南舉進士擢高  
第尉丹陽以祕書郎直內史從後主歸朝仕宋其傳  
耿先生甚詳獨不書寶華宮事與徐鉉受詔撰江南  
錄不及後主之過用意略同君子深有取焉淑有文  
集二十卷久佚不傳惟所撰事類賦士林雜誦至今  
不輟是錄明嘉靖中伍光忠本稍經潤色尙未失真  
近刻首列明皇游月宮事展卷卽知其僞矣喜得善

本特梓以存其舊云

乾隆丁未十月詔望歛長塘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離騷

宋本重雕

晉陵錢 呆之 集傳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陽帝顓頊

顓頊生老僮老僮之後熊繹當周成王時封於

楚至熊通子瑕受屈為客卿其後以屈為氏伯

庸蓋屈原之父字伯庸也苗穀苗裔謂後裔

猶自穀而苗也朕我也秦已後始為天子自稱

皇美辭禮祭其父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

稱皇考屈居勿反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寅日攝提格月名正月為陬庚寅日也原

白以寅歲寅月寅日而生若有禎祥然降下也

尚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揚雄法言云天降

側畱反皇覽揆余于一字初度兮肇錫余以嘉

離騷集傳

名皇美辭覽觀揆度也度猶態也初名余曰正

則兮字余曰靈均曰猶謂也屈原名平字原也

字余原者謂如原野之靈而均一也禮子生三

象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紛盛貌

也脩長也能材能也重直龍反能協韻宜音耐

禮記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蓋古文能耐通

舊說被也紉索也喻已有行能猶佩香草為人

所愛媚許叔重說文云江離薜蘿本草薜蘿一

名江離即芎藭苗也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離

似楚人謂之葍辟匹亦反紉尼鄰反薜音縻揉而九

與反陸呂汨余若將弗弗一作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

與汨水流疾貌朔數日年中數日歲與猶昇朝

搴搴許叔阯之木蘭兮夕搵搵一作攬中一無洲之

宿莽木名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香莽眾草也

莫補反又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淹

不流惟草木之零零一作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零

皆墮也草曰零木曰不一無撫壯而棄穢兮何

不改乎乎一作其此度也德也君既不能撫據壯年



棄其穢德今何久而乘一作策騏驥以馳馳一作騁

不能改此態度乎良馬也君能馳騁速行已

今來吾道夫先路也一無也字騏驥青驪文騁

常引道於先路來引道之辭馳與馳昔三后

同後放此道音導夫音扶後放此衆芳喻衆賢

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三后三代之王

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蘭茝申椒也淮南子

之所懷服菌桂桂之薄卷者本草云菌桂薄卷

若筒亦名筒桂厚硬味薄者名板桂蕙薰草即

今零陵香山海經云薰草麻葉方莖氣如薜蘿

可以已癘陶宏景云即零陵香也陳藏器云薰

即蕙根茝白芷也喻賢才不同

皆聚於朝菌其隕反茝昌收反

兮既遵道而得路耿光也介猶分別也堯舜之

道耿然介然三王遵之亦既

得路耿與炯同何桀紂之猖一作昌

維一捷徑以窘步

彼唯捷行邪路而自窘急

其步猖音昌披作被者非

惟夫字

兮路幽昧以險隘偷取一時之樂而所行之道

幽味險隘乃

欲其君從之

乘一作策騏驥以馳馳一作騁

良馬也君能馳騁速行已

一無也字騏驥青驪文騁

辭馳與馳

衆芳喻衆賢

三后三代之王

申椒也淮南子

椒杜茝美人

薄卷者本草云菌桂薄卷

板桂蕙薰草即

今零陵香山海經云薰草麻葉方莖氣如薜蘿

可以已癘陶宏景云即零陵香也陳藏器云薰

即蕙根茝白芷也喻賢才不同

皆聚於朝菌其隕反茝昌收反

耿光也介猶分別也堯舜之

道耿然介然三王遵之亦既

維一捷徑以窘步

彼唯捷行邪路而自窘急

其步猖音昌披作被者非

惟夫字

偷取一時之樂而所行之道

幽味險隘乃

欲其君從之

皇亦君也言余不從黨人豈唯自

憚殃咎誠恐君輿由邪道而敗

忽奔走以先

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奔走疾趨也先後導從也

其君庶幾欲及三王之足迹走音

奏先悉薦反後胡豆反跟音根

荃不揆揆一作察

余之中一作忠情兮反信讒而齋怒荃未詳舊說

荃香草喻懷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王也疾曰齋齋怒盛氣而怒也荃音孫齋陟西反余固知謇謇之為患

兮一有忍而不能舍也阿世貌含猶棄置也余

又愛其君不能棄置音蹇指九天以為正

兮夫惟惟一靈脩之故也昏以為期羌中道而

改路凡十二字九天中央及八方之天也靈脩可

脩長也言已指天以正此心唯以吾君靈脩可

與有為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近移

之故他志也余既不難夫夫字離別兮傷靈脩之

數化離別去其君也傷其君以靈脩○余既滋

滋陸氏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也滋猶溉

阮畦留夷留夷一作藹與揭一作藹車兮雜杜衡

衡一作藹與芳芷畦田中為堀埒也留夷未詳揭車

云藹車味辛白花高數尺生彭城杜衡亦香草

爾雅杜土鹵郭璞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芳芷

芬芳之芷也皆喻己素養賢材畦于圭冀枝葉

反揭藹藹同丘傑反音乞又許訖反冀枝葉

之峻峻一作後茂兮願竣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

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萎草壞也言己斥棄萎

衆芳草敗於百草而蕪穢峻峻○衆皆競進而

而一作貪婪兮憑憑一作馮不猷猷一作厭乎求索亦

作以貪婪兮憑憑一作馮不猷猷一作厭乎求索亦

而一作貪婪兮憑憑一作馮不猷猷一作厭乎求索亦

而一作貪婪兮憑憑一作馮不猷猷一作厭乎求索亦

貪也求得不已曰貪未得而固得之曰婪憑猶

據也憑據貴勢而不厭求索於人婪虛含反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羌猶乃也

云歎聲恕己不責己也忽馳馳一作駝以追逐兮

非余心之所急忽將馳焉追逐衆人之所為而

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脩亦遠也恐

急己所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餐一作澹秋菊之落

英飲蘭露餐菊英蓋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長顛顛亦何傷姱盛虞也治帛日練練要猶治

又治其要雖面日飢亦不足為傷擊擊一作擊木

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藥擊與攬同木根未

也山海經云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如鳥非

生石上貫穿連之也擊止閑反作擊者非薜荔

即計反荔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纏胡繩

何物桂可矯其皮使平直蕙與胡繩可紉索纏

纏索繩條理之貌皆喻行能在此也索昔各反

倚反阿世貌前脩前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謇

代脩飭之士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

之遺則周猶合也彭咸未詳何人王逸顏師古

也遺豈謂不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民一作生之

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蹇朝諝而夕替盛

美也在馬口曰驥絡馬頭曰羈諱與訊同告也

替猶廢也已雖好美脩潔又盛美而自羈束然

反羈居宜反諱訊同音遂又音信既替予以薰

纒兮又申之以檻檻一作攬苙苙以纒佩帶也君廢已者

為佩帶然又申重收攬亦余心之所喜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九死九死而一怨靈脩之浩蕩

兮終不察夫民民一作人心浩蕩縱放貌怨王以靈

不能察眾女嫉余之蛾蛾一作娥眉兮謠諑謂余以

善淫蛾蠶所化也蛾眉眉如蛾也謠諑言詭

角固時俗之工巧兮佞規矩而改錯佞面避不

猶置也佞音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也度猶態也佞悶也鬱邑憂而不知所為之貌

困乎此時也佞傑進退無所據之貌心惘然鬱

邑使余身佞佞無所據者實困於時寧溘死而

而一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溘猶奄忽也

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世一作代而固然鷺鳥善

鷺音至何方圓圓一作圓之能同同一作周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亦物理不可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

攘詬尤過我則忍之詬辱我則或攘卻之詬詢

同呼反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伏猶安也人有

自安於清白而死於忠直者固前聖所厚禮也今人亦言伏節死義悔相道之不

察兮延佇乎吾將反相道攢相先導之人也延引也佇立也反退轉也

時有諫原使少退轉原將從之故以為悔相息亮反道音導同回一作迴朕車以

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同車復路蓋悔而然步余馬於蘭

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阜澤旁岸也行息必依蘭椒不改其

度也進諫不納以離罪進不入以離九兮退將復脩吾初服入猶納也服事

芙蓉以為裳芙蓉本一種葉曰芙蓉喻己愈脩美行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信猶實也高余冠之岌

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高貌陸離光耀也岌魚及反芳與澤

其糝糝兮唯昭質其猶未虧糝一作虧糝飯曰糝已之才美雖糝

糝於小人唯昭然之質猶未虧損糝忍九反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

觀乎四荒四荒四方荒遠之處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

其彌章顯也繽紛多貌章猶顯民一作人生各有所樂兮

余獨好脩脩一作循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豈一作非余心之可一作可懲體解支○女嬃之嬋媛

嬋媛一作揮援兮申申其詈詈一作罵余女嬃原姊也原姊

作揮援兮申申其詈詈一作罵余女嬃原姊也原姊

命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地曰秭歸亦

嬭也今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頰

嬭媛淑美貌申申重復也頰音須嬭音曰鮫

一鮫一作縣 婞直以亡亡一作方身兮終然歿歿一作死天乎

羽一作山字之野鮫堯臣歷死羽山婞很也鮫汝何

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蕢葦以盈室

兮判獨離而不服蕢葦也葦王芻也葦泉耳

行原乃判然獨離去而不服三者皆惡草以喻小人之

行蕢音葦葦音綠施失支反衆不可戶說兮孰

云察余之中情一說如字世竝舉而好朋兮夫

何楚楚一作楚獨而不余聽楚若也女頰謂人皆好

聽我言楚楚皆渠營反○依前聖以一作之節中兮唱憑

作憑一作憑心而歷茲節猶制也憑猶據也原問女

節制其中喟然憑據頰之言不能自決乃依前聖

而嗽詞嗽一作陳詞一作辭沅水出漢牂牁郡

山合洞庭俱入於江行也重華謂舜也舜葬

九疑在蒼梧郡故原欲就而陳詞傷世大莫已

知也放勳重華雖非堯舜之名孟軻屈原因書

交以指稱也舜嗽與陳通沅音元牂音臧又音

將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山海經云

嬭于天得九辯與九歌已下今案尚書大禹謨

勸之以九歌則九歌禹時已有之原詞多用山

也夏康謂太康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

乎家巷巷一作居巷宮中道也尚書太康盤遊

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羿淫遊以佚

其母以從作五子之歌難乃且反羿淫遊以佚

畋畋一作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國一作國亂流其鮮

畋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澆一作昇身被於於一作服強

圍兮縱欲欲一作殺一而不忍日康娛而而一作以

自忘兮厥首用夫夫一作以顛隕左氏春秋傳

公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歸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戚服羿猶不悛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靡奔有兩氏泥因羿室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

帥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虛

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殺于

窮后羿也封入也好射大狐謂淫于原獸也泥

羿相也貪厥家謂因羿室也澆泥子也論語作

昇強圍強梁能圍止人者詩作強禦身被於強

圍謂多力也不忍不節忍也顛隕謂為少康所

誅也射食亦反泥仕角反澆五弔反禹音革夏

豷許器反斟之林反過古禾反杼直呂反

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常違常違背天后

辛之菹菹一作菹醢兮殷宗用而而一作之不長后辛紂

菜也醢肉醬也史記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

云醢鬼侯之女苑梅伯之骸用猶以也殷宗以

道而莫差

尚書皋陶謂禹曰日嚴祇敬六德成王作周官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莫

失也

舉賢才

才字無

而授能

循循

循一作循

不頗

頗一作頗

皇天無私阿

今覽民

作德焉

錯輔

偏愛曰私徇私曰阿錯置輔佐也唯覽觀民德置之輔佐之位

故反

夫維聖哲

以茂行

今苟得用

此下土

美行

也苟猶庶幾也

聖哲美行之人

乃庶幾得用

於下主為輔佐

言非小人可濫進

行下孟反

前而顧後

今相觀民

人之計極

極

視曰顧

前謂

斯民計策之極

至相息亮反

夫孰非義而可

用

今孰非善而可服

義乃可用於世善乃

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可服於人言今必然

陸余

身而危死

今覽余初其猶未悔

陸臨側欲

陸音簪

不量鑿而正柄

今固前脩以菹

鑿穿孔也

柄刻木端以人鑿也

正方直也

菹菹醢

謂鬼侯梅伯之類

鑿音造

會

歔歔

余鬱邑

邑

兮哀朕時之

不當

居反

歔歔

余鬱邑

邑

兮哀朕時之

不當

居反

歔歔

余鬱邑

邑

兮哀朕時之

蕙以掩涕

兮霑余襟

之浪浪

草喻已美行

掩也

蕙

然搵

與攬同

作擊者非浪音郎

○跪敷衽

衽

以

陳詞

作辭

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者

跪敷衽

以

左右陳詞

即上所陳於重華之詞也

耿與炯同

吾

所陳之詞

耿然既得中正不可變

耿與炯同

吾



駟玉虬作虬以乘一作乘鷖一作鷖兮溘埃風余上

征虬龍類無角玉虬色白如玉也鷖鳳類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駟四馬駕車也

溘溘忽也征行也駕玉虬為駟乘鷖為車溘塵埃風氣之表上行於天皆託意虬一

幽反乘與乘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

作圃軔止車本也蒼梧舜葬處縣圃即元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

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鄴道

元水經注云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樊桐一

名板松二曰元圃元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層

城一名天庭淮南子云傾宮旋室懸圃閭風樊

桐在崑崙閭闔之中又云崑崙之丘或上倍之

是謂涼風之山登之面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

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

天登之乃神是謂大荒之居東方朔十洲記云

崑崙崑崙有三角其一角正西一角正北一角正東

閭風崑崙其一角正西名曰元圃臺其一角正東

名曰崑崙宮數說略不同蓋原不容於世陳詞

重華因託神仙語怪之說思得飛遊以適其意

也軔音勿縣與元欲少留此靈瑣瑣一作瑣兮今日忽

忽其將暮為瑣文漢舊儀黃門令日暮入對青

瑣瑣音瑣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迫義和

也山海經云東南海外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

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淮南子云爰止

惟彊集傳

十二

吾將上下而求索賢人與已合者飲余馬於咸

池兮摠余轡乎扶桑咸池三星在天潢南扶桑日

所出也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日湯谷有扶木九

扶桑也又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

似桑葉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

倚是為扶桑淮南子云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

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

明飲於禁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逍遙一作須臾以

反湯音陽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須臾以

相羊羊一作伴山海經云南海之可黑水之閒

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

附西極此言折本拂日使不亟入則指謂灰野

之若木也逍遙自得貌相前望舒使先驅兮後

羊翔翔貌相羊讀如字

飛廉使奔屬淮南子云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

先而驅也奔屬奔而相鸞皇為余先先一作戒兮

運屬也屬協韻音注

雷師告余以未具山海經云女媧山有鳥狀如

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曰鸞者赤神

之精鳳皇之佐也案爾雅鸞鳳皇其鸞皇此鸞皇

亦鸞之雌也雷師雷神也鸞皇既誓戒前後驅

從之神雷師主號令又告余未具言不苟動

吾令一作鳳皇鳳鳥一作皇飛騰兮一有繼之以

雲霓而來御飄風屯其相離兮帥作率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作率

皇先戒又使鳳鳥繼

也御迎也飄毗遙反屯徒昆紛總總其離合兮

反霓與蜺同五稽反御音迓紛盛貌總總俱至之貌斑

斑一作班陸離其上下雜文也陸離光耀也或離

言儀從之盛下吾令帝開關兮倚閭闔而望

余始升天之所闔人也闔人主以昏閉門闔闔

帝所闔人開闔望已時曖曖其將罷罷一作疲兮結

幽蘭而作以延佇人將罷散也已獨自結芳草

罷讀如字作疲者非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

而嫉妒深惡世俗欲去之朝吾將濟於於一白

水兮登閭風而縹縹一馬河水圖云崑山出五色

名爲河淮南子云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

閭風卽縣國也縹縹也閭音浪縹縹同私列反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也高丘指楚山

可記君者哀楚無賢溘溘一作盭吾遊此春宮兮折

瓊枝以繼佩之舍瓊枝瓊樹之枝折之以繼續

於已所佩蓋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將以詒人詒遺也願及年德盛時相視在下之

女有可詒遺者喻賢人在下將持玉帛聘之與

俱事君詒與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

作妃之所在豐隆雲師也歸藏云豐隆筮雲氣

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元賦云豐隆軒其震霆

雲師舞以交集則以豐隆爲雷師與此不同處

妃處義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喻隱士  
 清潔人所難見乘與乘同處音伏作宓者非軒  
 披耕反難見乘與乘同處音伏作宓者非軒  
 徒敢反難見乘與乘同處音伏作宓者非軒  
 纓佩帶也結猶約也蹇脩未詳舊說伏羲氏之  
 臣埋猶陳說也解佩結言於處如乃合蹇脩陳  
 說之公羊春秋傳古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  
 者不盟結言而退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  
 其難遷總離合處如始至儀從之盛也緯繡  
 從而來忽復結礙如緯之繡難也以遷變結音書  
 一說緯當作敦繡當作愷張揖博雅云敦愷乖  
 刺也敦音微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懼呼麥反盤一作槃窮石山名左氏春秋傳后羿自鉗遷  
 於窮石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入流沙洧盤水  
 名禹大傳云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保厥美以  
 久而濯髮喻隱士遁世潔清不仕

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康安娛樂也淫猶恣也雖信美而

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隱士信有美德而無事

求其人之覽相覽相一作覽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余乃下四極四方之極也爾雅東至於泰遠西

之四極許叔重引爾雅文以邠為汭西極之水

也淮南子云東極引爾雅文以邠為汭西極之水

日暑門西極之山曰閭閻之門北望瑤臺之偃

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瑤美石次於玉偃蹇高貌

娥國名有娥之女謂帝嚳之妃簡狄也實生契

為商始祖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

秋云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淮南

子云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次女建疵娥

與逸同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鳩毒鳥也廣志

云鳩大如鴉紫綠色食蝮蛇雄名運日雌名陰

諧以其毛歷飲厄則殺人喻使小人求賢士則

小人反謂賢者為不美 鳩之鳴逝兮

而不宜行鳩直禁反 鳩鳴也青黑色多聲鳴逝

余猶惡其佻巧鳩鳴也青黑色多聲鳴逝

為媒而余猶惡其佻巧許鳩心猶豫而狐疑

與雄同佻吐濁反又吐了反 心猶豫而狐疑

兮欲自適而不可猶人聲豫綠木人未至又下

復上狐性多疑至水良久乃渡故稱猶豫狐疑

尺子云五尺犬為猶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

人不至又反逆候所以為豫一說猶豫皆未定

之辭老子云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適

往也人既不足用 鳳皇既受詔詔一作詔 兮恐高辛

欲自往而又不可 鳳皇既受詔詔一作詔 兮恐高辛

之先我謂命也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晚得

得簡狄喻賢士 欲遠集集一作進 而無所止兮聊浮

或為他國所用 欲遠集集一作進 而無所止兮聊浮

遊以逍遙鳳皇未有所止姑且 及少康之末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寒浞使

有虞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未家未有室家也少

康未有室家則二姚尚留可得而求也意喻賢

韻宜鳥 閨中既以字邃遠兮哲王又不寤閨中

門也邃深也寤寐覺也閨中喻賢士所懷朕情

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一無與此終古已往為

命靈氛為余古之璞注云蘼蒿一種花赤者為

信脩而慕之靈氛謂兩賢必相合如原之賢

恩一九州之博大兮豈唯字惟是其有女女喻

女女與何所獨無芳草草一作卉兮爾何懷乎故守

余之中情中情一作善民一作民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幽昧眩曜暗中時光也言

不可佩艾白蒿今灸病者服猶佩也戶服艾以盈要一作兮

覽一覽字察草草一作木其猶一作獨未得兮豈程美

之能當

理美玉也相玉書云理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不察草木現得美玉豈能當

之艸古草

蘇糞壤

呂一作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

芳

取薪曰樵取草曰蘇幃單帳也一說幃與禕同許歸反今香囊也○欲

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

兮懷椒糈而要之

尚書序伊陟贊于巫咸馬融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

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原詞

多譎怪不尊據尚書也糈精米置百神翳其備

降兮九疑

疑一續其竝迎也九疑九疑山之神

也九疑山在蒼梧零陵開有九峯形相似故皇

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皇美稱剡剡光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桀

桀一作矩獲之所同

獲度也巫咸使原上下天地求法湯禹儼

而求合兮摯咎繇咎繇一作皐陶而能調苟中情其好

脩兮又

一無何必用夫行媒摯伊尹名湯臣咎繇禹臣調猶同也

湯禹儼然於上求其配合則伊尹咎繇能與同心苟其君中情誠好美脩潔何必行媒乃得賢

士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傅巖地名

開築築土也尚書說命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而得舉呂望太公望也太公名望姜姓從其封

時屠於朝歌鼓刀猶鳴刀甯戚之謳歌兮齊桓

也文王出田載之與歸該輔備輔佐也淮南子云甯

聞以該輔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

為商族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

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

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及年歲之

未晏兮時亦猶其其一作未央壯也央中也未央

謂其時未過中尚可有為恐鵠鵠一作鵠之先鳴兮

使夫夫一無百草為為一無之不芳鵠一名杜鵑常以

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虛物變而時逝鵠音詭何瓊

佩佩一之偃蹇兮眾夢然而蔽之偃蹇高長貌

惟此黨人之不諒諒一作亮兮恐嫉如而折之諒信

人不相信恐嫉時繽紛其其一作變易兮又何可

以淹留時既變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

為茅喻昔君子今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

蕭蕭一無艾也蒿也艾白蒿也豈其有他故兮莫

好脩之害也賢者無也字好脩好美脩潔之人謂

者之害言必害也凡此皆原設○余以蘭為可

恃兮羌無實而容長蘭喻所收賢才也原初以

長大終不足恃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委猶





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遵行不進貌崙崙山名尚

河出崙崙虛色白漢書張騫傳贊引禹本紀云崙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桑欽水經云崙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

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山

海經云崙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

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

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揚雲霓之晻藹藹一

所在原詞不專據尙書也

陸氏兮鳴玉鸞之啾啾霓虹也晻藹蔽翳貌鸞

作蓋

車則鸞在鑣玉鸞以玉為之啾啾鸞朝發軔於

聲也晻烏感反藹藹蓋並於蓋反

天津兮名余至乎西極謂之津又云箕斗之開

漢沖也西極天之西也淮南子鳳皇紛紛一作翼其

云西極西方之山日開闔之門

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書交龍為旂翼翼在忽

旂兩傍輔翼之也

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流沙沙流如水

水餘波入于流沙博雅云崙崙虛赤水出其東

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

出其西南陬穆天子傳云遂宿于崙崙之阿赤

水之陽莊子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崙崙

之丘與讀如豫容

與雍容暇豫也摩蛟龍使津梁兮詔西皇使

涉

使徑至西

海而待已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因名之西北不周風所自出也自流屯余車其

沙赤水至西海路由不周山而左轉又他計反

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屯聚也韓魏謂車輪為

駕八龍之婉婉作婉婉一兮載雲旗之委蛇

透施一作委移婉婉曲折貌委蛇委曲自得貌

載載旗於車也婉於阮反婉於元反委音威蛇

音聊一無抑志而弭節作自弭兮邁邁一高地

地一之邈邈行也疾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作暇

日以媮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舜禹樂也假借

音俞陟陟字無陞作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

鄉也登至大光明之處乃忽下視楚國陳許宜

反僕夫悲子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蜷局拘迫

行蓋不亂日治亂日亂賦未有亂已矣哉無

能忘楚亂日所以摠治一篇之義

哉國無人兮字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

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從彭咸所

從古人於地下耳舊說謂彭咸投江原沈汨淵

為從咸所居案原作離騷在懷王時至頃襄王

遷原凡十四節三百七十三句蓋古詩有節有

章賦有節無章今約離騷一篇六節十有四其

一高陽二十四句其二三后二十四句其三滋

蘭八句其四競進二十八句其五靈脩十二句

其六鷺鳥三十二句其七女嬃十二句其八前

聖四句其九上征七十六句其十靈氛二十

句其十一巫咸三十六句其十二以蘭二十句

其十三將行三十六句其十四亂五句  
而六節之中或有小節學者當自得之

商騷集

商騷卷終

